探索之路熠熠生辉

——走近浙派人物画“开山五老”

□ 煮石 文/摄

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五人被誉为浙派人物画“开山五老”，他们虽然都已离我们而去，但开创的“浙派人物画”却在美术长河中熠熠生辉。

近日，笔者采访了著名人物画家王征先生，听他娓娓讲述了“五老”的不朽艺术之路。

《在风浪里成长》 李震坚

《闲庭消夏》宋忠元

《说红书》方增先

《红衣少女》顾生岳

老先生们慧眼识才

新中国成立前的美术学校，在中国画教学中人物画是薄弱环节。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一切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对文艺提出了明确的宣教要求，于是，全国的画家们开始了艰苦求索。几年之后，中国人物画界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艺术流派，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为中心形成的，就是现代“浙派人物画”。开山鼻祖，就是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顾生岳（前三位主攻“意笔”，后二位主攻“工笔”）五人。

“美院领导之所以选中他们进行国画人物画创新，主要原因是这几位青年教师西画造型功底坚实又富有艺术才华。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说，这种选择是很英明的。”王征先生介绍。

在潘天寿等老先生们的力主下，浙派人物画确立了目标：注重笔墨的传统性，从书法、花鸟画中汲取营养，尽可能地发挥传统优秀元素作用，同时造型上追求精确。“浙派人物画”最后呈现给观者的，就是“以传统写意手法表现的写实人物画”。

大学之时，浙派人物画初创者主要学西画，对国画传统的笔墨造型方法并没有太多接触。因此，转变艺术观念与提升传统技法，成了当务之急。

1954年6月，文化部组织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去敦煌莫高窟考察和临摹壁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金浪、邓白、史良率领青年教师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共7人参加。到敦煌之后，李震坚他们就借来一些资料，先练练白描，练练线条。之后就进洞里面去临摹，一气临了三四个月，主要是学习传统技法。下一年，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潘韵等老先生又携方增先、宋忠元等，去雁荡山写生，相当于给年轻人“开小灶”。方增先等就拿着毛笔、带上宣纸去画风景写生，画好后马上请老先生们指点。潘天寿等老先生提醒他们回去后还要好好临摹学习山水、书法。这让他们铭记了一辈子。

“总之，浙派人物画最终能够出成绩，是在潘老等老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取得的，这点我们千万不能忘记。”83岁的王征提到潘天寿，总以“潘老”相称，且一脸恭敬，这份对于师长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让人动容。

诞生作品一举成名

在敦煌临摹了几个月后，年轻老师们还得到了去牧区写生的机会。此后，这几位天赋奇高的年轻人，在老先生的指点下，开始把山水花鸟、壁画的技法融入人物画创作的实践中，竟然很快创作出一批佳作，一举成名。

宋忠元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当年，我们把原来的西洋画法一下子改成中国画法，在创作中间只能咬紧牙关，尽量把素描的影子抛开，坚持用线来塑造对象。周昌谷素描、色彩能力都很强，一画就画出《两个羊羔》这种表现方法；方增先创作的《拾蘑菇》，还是稍微有一点明暗的感觉；我自己创作了《牧区医疗队》。”

1955年，《两个羊羔》《拾蘑菇》《牧区医疗队》还一起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两个羊羔》描绘了一位藏族女孩观看两只小羊羔戏耍的情景，生动地表现了解放后草原人民幸福美满的生存状态，作品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价值，使它获得了那次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金质奖章”，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荣获的第一个国际大奖。

此后，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李震坚的《井冈山的斗争》、顾生岳的《拖拉机到咱社来代耕》等一系列作品纷纷问世，现代“浙派人物画”遂为全国画坛所瞩目。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现代“浙派人物画”，是继以徐悲鸿、蒋兆和等为代表的“京派人物画”之后的又一新兴现代水墨人物画派。

美术史论家陈传席先生曾在其代表作《画坛点将录》中比较“京派”与“浙派”人物画创作的区别。他的结论是：“京派”以徐悲鸿的艺术思想为理论基础，他们的人物画都是以素描为基础的，可简称“素描式”；“浙派”强调传统笔墨，强调“写”，人物的衣服等常以大写意花鸟画的画法来处理，可简称“花鸟式”。

《两个羊羔》 周昌谷

教学流派桃李天下

“浙派人物画不仅是一个画派，更是我国美术教育中十分重要的教学流派。教学相长，是浙派人物画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王征先生从美术史高度概述了浙派人物画的历史地位。

五位画派创始人，既是画家也是教师。这之后，相继留校共同参加创作和教学的周沧米、王庆明、吴山明、刘国辉、吴永良等人，都在师辈的基础上为这个教学流派作出了新贡献。

由于王征自己画意笔，所以对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三人较为熟悉。他一一介绍起几位老师的艺术特点。

李震坚老师善于画大画，他借鉴了很多西方特别是俄罗斯绘画的造型因素，又不断增强水墨的表现力，再加上书法和花鸟画的深厚根底，千方百计地利用笔墨来表现深刻的生活感受，并在技法上做了很多探索和实践。李震坚直观写生能力较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人物写生作品，仍是中国美院学生较好的学习范本。李震坚对待创作极其严谨。他的《井冈山的斗争》是幅大场面多人物的作品，创作前，李震坚特意去井冈山体验生活，写生了很多人物，其中有一个赤卫队老农，画得十分精彩，后来成了这张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

周昌谷老师修养全面、功力深厚。由于《两个羊羔》国际上获奖，社会反响巨大，王征在美院附中时就知道他了。王征上附中二年级时，学校的展览馆举办周昌谷先生从滇南采风回来的写生展，学生们观展后，敬佩不已。周昌谷最大的特点，是有艺术语言的个性追求，用色大胆，直接用原色纯色，尤其是色墨混用，在他手里显得不同凡响，画面洋溢着鲜活而生动的气息。

方增先比李震坚、周昌谷年龄略小一点，但他却是现代浙派人物画创始人中影响时间最长、作用最大的一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现代浙派人物画创作以他为旗帜。王征说，方老师的几幅代表作，从构思到初稿直至正稿的反复，他们那几届的美院学子几乎都目睹了。无论过去与现在，方老师都应是中国人物画传统与创新的标杆。他的创造精神与胆魄，永远值得晚辈好好学习。

当然，王征也很关注并尊重宋忠元、顾生岳两位工笔人物画老师。

王征曾见到宋忠元老师气势恢宏的《文成公主入藏图》原稿，画面造型、用线、色彩均浑然一体，有永乐宫壁画那样的大构成装饰美，王征也从中汲取到了艺术营养。几十年后，王征在为一些寺庙画巨幅壁画时，脑海中时时浮现的“标杆”作品之一，仍有这幅《文成公主入藏图》。

至于顾生岳，老先生直到晚年都在精益求精，勇攀艺术之巅。他的《红衣少女》等许多作品，无疑是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的经典之作。

“真正明白五老作品的价值，可以说懂得中国画了，五老的艺术高度，至今少人能及。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只有不断努力，才能对得起他们的恩德啊。”王征先生的这番感慨，加深了笔者对于“五老”的敬意。是啊，国画艺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由一代代画家、名师的智慧与心血凝成的。没有传承，所谓的创新就是无源之水！

收藏随笔

王西彦的画家梦

许多孩子都会有一个画家梦，少年王西彦也不例外。

王西彦从小爱画画，特别是上了小学后，他发现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话说王西彦就读的小学校舍，是一座荒废了的寺庙。王西彦的书桌，刚好摆在关公、周仓和关平三尊神像的神座旁边。连王西彦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是因别人的提示还是自己的发现，从某一天开始，他就拿毛笔从神像身上蘸取红颜绿色，在纸上偷偷地画些牛、羊、鸡、鸭之类。后来，他又发现瞪着双大眼睛的黑汉子周仓，颇有几分像端午节时乡下很多人家都要悬挂的钟馗，于是就对照着周仓，不停地画能够捉鬼捉妖的钟馗。

就这样，由于又画花鸟又画人物，王西彦的画技进步很快。就这样，由于王西彦的就地取材，不到半年时间，周仓的盔甲和关平的战袍，褪去颜色，露出了一大片白粉。老师多次用板子打他手掌后，收效甚微，为了保护神像，无奈只得将他的课桌移到离神像较远的地方。这个挫折，并没有使王西彦丧失信心，没有颜料，他就改画黑白画。在学校里，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小画家。

读完初中后，王西彦仍想着去当一名画师，很想到省城杭州报考著名的“西湖艺专”。这所由留洋归来的林风眠任校长的艺校，在当年并无多少见识的义乌少年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呢？王西彦在晚年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听说那个学校办在优美非凡的西湖风景区，教室里还有充当模特儿的长发美女，教师和学生都穿黑西装，打大红领带，整天坐游艇在湖上荡来荡去，欣赏湖光山色。”

对照一下有关西湖艺专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当年乡下少年的“听闻”，倒也颇有几分真实。

比如学校地处西湖孤山，正是西湖风景区的核心地带；比如模特儿，当年西湖艺专的老师主要就是留洋教授，画素描当然要用模特儿，只是并不会局限于“长发美女”罢了；至于穿衣打扮，可能主要指那些留洋教授，至于教中国画的教授如潘天寿等以及大多数的学生，当然并不会“西装领带”地着装；“整天湖上荡来荡去”，只能说是少年学子“生活在远方”的美好想像了，游湖自然会有，怎么可能天天如此？

几乎同时，王西彦听说杭州另有一所教育学校，不仅每县有一名官费名额，且毕业后还可回本县当民众教育馆馆长。由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这所学校当然更适合他，王西彦马上赶去报考，且成功考取了义乌的官费名额。

就这样，画家梦离他越来越远了。当然，由于在省城开了眼界，毕业后他也没有回义乌，而是又去北京求学，再后来，就成了一位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的著名作家了。

傅根洪

珍品赏析

“叱石成羊”银花片

一位少年，正快步走向一位策杖的耄耋老人，当他用双手不经意间指向山坡，山坡上的白石变成了羊，正跪于地上觅食，“叱石成羊”的意境瞬间显现。谁能想到，如此生动逼真的人物故事，会被錾刻在一块有残缺并有火烧痕迹的银花片上，这块银花片如今正安静地躺在市博物馆“金银溢彩——义乌、浦江、东阳三馆馆藏宋代金银器精品展”上。

时间回溯至1986年12月20日下午，义乌柳青乡游览亭村一村民在建房取土过程中意外发现一座宋代银器窖藏。随后，70余件银器被清理出土，这批银器美观雅致，采用锤揲工艺打制而成，造型轻薄隽秀，花式新颖别致。其中，“叱石成羊”银花片也跟随7件银花片重现人间。而此类錾刻人物故事银花片在国内属首次发现。

细看展厅内的“叱石成羊”银花片，其为长方形薄片，委角，四边或有残缺并有火烧痕迹。装饰图案精致又有讲究，细细看来，珍珠纹、卷草纹、莲花纹、牡丹花纹分区錾刻，中间更用类似白描的手法錾刻出“叱石成羊”人物故事图案，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神形兼备。整块银花片长32.5厘米、宽24厘米。

其实，单看一块银花片并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通过考证其錾刻的人物故事，这块银花片就变得意义非凡。据博物馆资料记载，“叱石成羊”的故事主人公名叫皇初平，东晋时金华丹溪人，家贫，自幼牧羊为生，有一道士看他品行端正，将他带至金华山石室中修炼，四十年不食人间烟火。他哥哥初起四处寻访，最后在金华山中找到弟弟初平。这时哥哥已是耄耋老人，而弟弟仍是少年模样。该图案正是“叱石成羊”故事后半部中的情节。而皇初平就是在金华山中修道成仙的黄大仙的本名。

银花片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目前，多数学者把精力放在装饰图案的考证上，而对银花片的功用却很少提及。银花片是薄片，且尺寸较大，一般认为是一种装饰品。那么，它是装饰在什么器物上的呢？通过一些资料推测，宋代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达，生活精致，注重室内装饰。银花片可能就是装饰于重要家具的显眼部位，如罗汉床的床围子上，或大厅里用于隔断的屏风上，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家具上。在游览亭窖藏的银器中，只有银花片有火烧痕迹，亦可推测在发生火灾时，平时不用就收藏起来的银酒具易先抢出来，而嵌于笨重或易燃家具上的银花片则不易抢出，即使侥幸与家具一同从大火中被抢出，其花片的边缘也已遭火焚而被烤焦了。

学者们对于银花片的功用有多种猜测，但它究竟是何用途，各位看官不妨去博物馆一探究竟，或许会有新的领悟。

王佳丽 文/图